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及
沈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

850×1168毫米·4%印張·101,000字·印數：1—2,5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90·4 定價 0.60 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的編刊，是為了積累、保存歷史資料，並用以推動撰寫史料工作的開展，供歷史研究工作者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各個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研究參考價值，即可刊登。

三、本選輯所刊登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內容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

四、本選輯所刊登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五、本選輯對於來稿，可加以綜合、刪節、選錄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倒袁活动与东北革命軍始末……………宁 武 (1)

張学良將軍一夕話……………卢广績 (7)

郭松齡反奉的片断回忆……………魯穆庭 (15)

西安事变中的兰州情况……………周达夫 (26)

張作霖与閻、馮、蔣、李

战争紀略……………魯穆庭、王理寰、謝珂 (38)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見聞……………佟济生 (58)

辛亥高力門起义及其前后……………武 揚 (74)

短稿两篇

辽阳东乡农民反对盜卖国土……………徐廉奎 (83)

奉天省第一个学堂……………孙祖昌 (85)

“九一八”前的东北大学……………安文溥、陈国庆 (87)

盛京施医院創立紀实……………刘仲明 (95)

記袁金鎧……………衍 川 (108)

安东柞蚕絲綢业发展簡史……………安东市工商联 (124)

跨海运械的回忆……………李純华 (132)

轉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全国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 (137)

倒袁活动与东北革命軍始末

宁 武

(一)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凱特务刺死后，全国輿論嘩然。在这种有利于革命再起的情况下，孙中山先生由日本到上海，一天走訪黃兴，并邀少数同志座談，提出利用群情激昂机会，到內地成立革命軍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声討袁氏禍国殃民罪行。当时孙先生很激动，談出許多进行办法。但黃兴借口人心厌乱，不同意他的主張；在座的陈其美等人也附和黃的意見，弄得无結果而散。在上海的各省不妥協的同志，时赴孙先生处請教。孙先生看到他們繼續革命的情緒很高，指示他們各返原籍进行准备工作，說出很感动人的“革命不能怠工”的話。奉、直、魯三省同志本着孙先生的話，先后聚集到太連，以研究实业为名，設立革命地下机关，名为“实业研究会”。同志們接受过去的教訓，認為有加强組織的必要，于是成立革命工作联合委員會，以刘雍、吳大洲、宁武为召集人，推出委員七人；下設总务、文书、軍事、宣傳、聯絡、訓練、組織七个小組，由委員會物色青年同志担任正副組长。同时一部分同志

如邵兆中、刘乾一等三十余人，經上海开明資本家沈縵云接济款項，去吉林省一面坡开荒。借以联络群众、組織武装力量。大連的倒袁活动也得到沈先生不少資助。在工作进行中，发现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宗社党肃王和升允等阴谋复辟，再建立所謂大清帝国。未几又发现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主使豢养的亡清小恭王也作同样活动。同志們認為在倒袁运动中，应首先击破这种复辟阴谋。当年秋得情报，东边著名土匪黄四懶王所部三四百人，被日本和宗社党所利用。黄四懶王有相当的号召力，八月上旬，日本和宗社党联络，从朝鮮运枪械供給他，約定在安奉鉄路的五龙背和草河口两車站交接。我們即刻派王云峰同志先到他的家乡岫岩，集合联庄会丁勇二十余人，分头截夺这批武器。当时大連革命机关已購置毛瑟枪二百五十支，小手枪二十支。王偕同少数旧部往指定地点进行工作。走後一星期，从日本报纸上得到不幸消息，說他們在五龙背車站附近，被中、日軍警合圍，死伤殆尽。同志們感到无限悲憤，斗争意志愈形坚决。

一九一四年春，張作霖把殘害人民的幫統金万福枪决了。金的长子金鼎臣由日本浪人保护跑到大連，不久在日人勾引下参加了宗社党。金原籍营口田庄台乡，是辽西窝匪地区，利用乡土关系，嘯聚亡命，組織武装暴乱。当时探明日本和宗社党供給金一批武器，用大风船从大連老虎滩起运。石磊同志即率王青山、刘跃尘等二十三人，乘风船跟踪，从海上截夺。工作开始很順利，船到金州湾时，正是夜間，日本小兵艦来襲击，当被石等击毙其守备队和警察各一名。随着小兵艦用快速度航行，把我們船只撞坏，同志們落海，全体被捕。这些被捕的同

芳子。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蔡鍔从北京脱險跑到日本东京，面見孙先生請教倒袁計劃。居正、謝持等人認為蔡是劝袁作皇帝的首要人物，阻止蔡和孙先生接触。蔡听到些怪話，一憤往越南河內，旋即回到云南，成立了討袁护国軍，声势浩大，震撼长江和珠江流域。护国軍开到四川边境时，孙先生还和从前一样苦悶。居正把持党务，和日本浪人萱野勾結，在他的大将日本通陈仲孚奔走下，日本參謀部允許协助，暗示以华北、山东为条件。当时日本加入协約国，占領了青島，还要乘中国內战，取得胶济鐵路經營权，所以，援助了居一师团的旧俄式枪炮（在旅大有存貨），还給几架旧式教練飞机。同时，在陈仲孚的愚弄下，居又聘請些日本顧問（日本參謀部的授意）。当时知道居內幕的人很少。居正成立东北革命軍，主要是他別无去处，想利用东北同志把軍司令部組織起来。东北同志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企图，孙先生虽也知道，但未向东北同志說明，只揚言准备返上海。但东北同志相約，决不参加东北革命軍，一心支援山东同志吳大洲在周村成立的倒袁軍，将枪馬从东北运进山东。不久，居正到青島，派他的日本通陈仲孚来大連。陈和朱霽青有旧关系，朱即秘密派他的同学段文祥、楊子厚等潛入东北各地招兵买馬，約得千余众，从大連搭船到山东，在濰县成立了东北革命軍总司令部，居自命为总司令。朱成立第一师，呂子仁为第二师，白子明为第三师。山东督軍張怀芝，受了吳大洲部的打击，无兵再往东派，諸城还有东北革命青年軍一旅（司令馬海龙，參謀长刘一飞），同吳大洲一起倒袁，并发起驅居运动。居把濰县南关开为商埠，允許

和馮國璋收為部下。不久趙殿甲從北京返回，段要求朱通電擁護他，後來把朱改編為正規軍。趙化宣從南京回來說蒙張宗昌幫忙，馮副總統亦允許收編。張宗昌要回山東探親，朱準備迎接。有老同志反對朱通電擁段，更反對歡迎暗殺陳其美的仇人張宗昌。朱聽到有實力的老同志難為他，不敢叛變革命，於是終止了。後來，朱霽青被山東軍閥張懷芝調到濟南整編，結果全部被繳械，他本人也下了監獄，團長王貫忱被槍決。吳大洲所屬謝寶軒部改編為新軍團長，駐天津小站。這年六月張勳復辟，謝寶軒和十六旅旅長馮玉祥合作討張，陸軍總長段祺瑞發現謝部是革命軍，而且是一支善戰的隊伍，恐不為己用，下令解散。調謝為陸軍部參議，送軍官學校深造，以掩人耳目。謝年二十六歲，乃一小手工業家庭出身，善騎射，參加同盟會後，學有相當文化。段祺瑞邀他作駐滬特務，被他拒絕，後段以便宴把他毒死，可能發現他是暗殺鄭汝成的主持人。

間，他邀不少英國朋友——過去在瀋陽作大夫和傳教士的——同我會見。他們大都會講中國話，真使我有“他鄉遇故”之感。雍大夫也在座。他在瀋陽時，我也認識。我問他：“你為什麼回國，是否因為日本占領瀋陽的緣故？”他答复我說，那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我在張作霖被炸時，對駐在瀋陽的英國總領事說了謊話，就是按照王宗承處長所囑咐的話說的。駐瀋陽英國總領事認為我對大英帝國不忠實，不能再在那里繼續工作，遂撤消我的院長職務，令我回國。當時雍大夫在愛丁堡執行醫療業，談起往事不勝感慨。由於這件事我認識到：帝國主義者派遣醫生、傳教士、教師到落后國家和殖民地去，並不是無目的的，都銜有一定的使命；如果說他們只是為傳播耶穌基督福音，幫助落后國家，同帝國主義沒有任何關係，那就未免太天真了。

二、槍殺楊、常的動機和經過

當張學良將軍正式宣布張作霖死訊，訃告中外友好，並定期開吊時，東北地方政府同東鄰日本的关系是微妙複雜的，雖然日本帝國主義者“夜殺其人，明坐其家”，但還要作假惺惺的國際上的外交周旋。日本政府特派前駐中國大使林權助為專使，前來瀋陽吊張作霖之喪。實際上是銜有其他使命，意在促使東北地方當局更能接近日本，不同南京國民政府靠攏，保持過去半獨立的局面，以便於他們繼續控制這個地方，進一步實現侵占滿蒙、侵占中國的大陸政策。張學良將軍當時對這點很清楚，同日本帝國主義者有不共戴天之仇，但迫於情勢又不能不忍隱相與周旋，其痛苦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界以重要职务；而对我則因郭的叛变，时加斥責，虽有父子关系，但不如过去那样相信。而我同楊宇霆之間的关系，也有时意見參商。至常蔭槐先为軍警執法处长，三、四方面軍政务处长，后又任北宁鉄路局长，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練敢作敢为的人。也就因为这个，深得楊的器重和信任，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他們对我总是抱着藐視态度，对我有什么請示和要求都帶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尤其是常蔭槐高傲无礼，飞揚跋扈，並沒有把我看成是他的长官，若以旧时代的話來說：真是‘怏怏非少主臣’。但我對他們总是尽最大克制和忍耐。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提升常蔭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当时万福麟为黑龙江省軍务督办。常对万并不是相互尊重，遇事協商，而是傲慢不恭，輕蔑鄙視。他在黑龙江时，編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規軍，但楊宇霆給以大力支持，能得到优良的装备。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軍隊呢？不能不使人生疑。楊宇霆在我就任东北边防軍司令长官时，未安排他任何职务。一則感到他是老将的‘老臣’，地位很高，一时无恰当的位置。二則是我对他确有戒心。虽然东北軍政重要措施，都征詢他的意見，重要會議也請他參加。但是并非信任不疑，这是事实。看到林权助在东京答記者問的講話和我翻閱日本历史有关德川家康幕府时代的史实，联想到东北当时的政治情况，我有些感到不安。加以当时楊宇霆虽无任何职务，但东北軍政要人多其門下故旧，趋承奔走，門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軍政代表到沈阳的，也多往訪謁。他是一个在野的人物，儼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是当楊給他的父亲作寿时，鋪張揚厉，車水馬龙，东北大吏薈集其門，炙手可热，真是盛极一时。”他还毫不思索地說：“当时

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楊、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說的就是这种情况嗎，我應該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最后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事关杀人，尤其是要杀一个风云中的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同时作这样事，也很难同外人来商量。有一天，我偶然同我的夫人于凤至談，試探她的口气。她表示极端恐惧，并坚决反对。以后我就好久不再同她談了。一个晚上，在臥室中，我又同于凤至說：‘为这件事，我們占一課。古人說，“卜以决疑”，今天我拿一块銀元向高处連擲三次，落地时，假如三次銀元的“袁头”都在上面，我們就决定把他們杀掉；否則，我們就不杀。我来擲，你来看。’結果擲了三回，落地时，都是‘袁头’在上面。但于凤至說：‘这不可信，因为銀元两面可能有輕有重，袁头面輕，可能在上面。’我当时說：‘既然你以为这样不可信，那么我現在重擲。要三次銀元有字的在上面，我們就可以作最后决定，仍然由我来擲，你来看。’結果三次銀元有文字的又都在上面。我說：‘这样，我們可以最后决心了吧？’于凤至仍不同意。以后我就不再同她談这件事了。我当时在想，既要‘先发制人’，也要‘当机立断’。楊、常两人当时的情况，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威胁，此时不除，必貽后患。我对他們两人都恨之入骨，如芒刺在背，但程度还有不同：对常的处死决心下的早，而对楊还有些犹豫。同时又感到，如处决常而置楊于法外，楊必不服，还会別生枝节，不如一下剪草除根。因此才下最后决心，置楊、常于法。”楊、常同張家是多年袍澤，虽因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但張在当时内心确实是极痛苦的。正如王家禎同志在他《一块銀元和一

次国会选举胜利，将来出組內閣，保証日本政府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的态度，遵循正当外交途徑来处理問題，决不采取軍事威胁或运用任何暴力。我們經過商議，最后决定給床次的政友本党以經濟支持，秘密进行，如能使日本对东北的外交关系得到暂时緩和，我們拿出一、二百万元的代价，觉得还是值得的。因此，当他們代表来沈时，即先付給五十万元。这个一張五十万元的收据，也一并保存在一★鉄柜內。

張学良將軍在同我們結束有关这“一块銀元”和“一張收据”的談話时候，他說：“沈阳事变以后，日本占領軍搜索我的住宅时，看見一个大鉄柜內只放这两件小东西，一定会很感到奇怪。”是的，一直到現在还有不少人把这两件事当作神秘来傳說，莫衷一是。王家禎同志已經就他亲身的經歷，把这两件事写了出来。現在我也把在三十年前亲身听到張学良將軍所談的情况补述在这里，对于这两件事情的內幕真象的了解，可能是有帮助的。王家禎同志說的很对，“这两件小东西實質上代表着有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因此我不憚辞費把它記錄下来。

郭松齡反奉的片斷回憶

魯 穆 庭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郭松齡反奉時，我正在鎮威第三方面軍團充任軍需處長，出席了他所召集的灤州會議。下面的記述大都是我親自經歷的，間有聞自他人者亦極少；惟事隔三十多年，記憶可能有所出入，尚望知者加以指正。

一、郭松齡與張學良的關係

郭松齡字茂宸，遼寧沈陽縣人，北京陸軍大學畢業，在廣州軍政府當過營長。一九一八年經秦華介紹回奉天，任東北陸軍武堂戰術教官。適張學良在講武堂學習因與郭相識。

活朴素，工作認真負責，且有豐富的軍事知識，可多得的人材。遂向乃父張作霖推薦

（張時任衛隊旅旅長，衛隊旅番

一九二一年八月擴編軍隊，郭即旅長後，秉承張學良的意志，多

事專業學校出身的都收入第

各級軍官佐出缺，即親自選

設有軍需教育班和軍士教導

施在提高東北軍的素質上取

戴和張學良的进一步信任。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均由郭松齡处理，張对郭是言听計从，軍隊中連长的任用，多由郭先行酌定或即派充；营长則由郭与張商量后任命；可以說張对郭推心置腹，而郭对張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認為郭是張的灵魂，其关系的密切可以想見。

二、郭松齡在东北軍中所起的骨干作用

郭松齡对于治軍确有一套办法，人們称他：大公无私，量材器使，信賞必罰，甘苦与共。因为这样，沒有几年的工夫，三、八两旅成为东北軍中的骨干力量。第一次奉直战时，奉軍败退，据守山海关使直軍不得长驅东进的，便是郭松齡所指揮的三、八旅部队。当时奉軍的西路右翼邹汾、張作相等师已潰不成軍，紛紛逃散，只有三、八两旅撤退完整，械彈毫无損失，因此，在临（临榆）永（撫宁）一带，才能固守陣地与直衡，最后达成奉直和議。

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战起，号称二十五万的东北大軍分

第一軍由姜登选、韓麟春任正副軍长，第二軍由李

第三軍由張學良、郭松齡任正副軍长，

三联軍司令部作为主力，配置于
松齡所指揮的二、六两旅（三、

四）入联軍司令部指揮，并无基本

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前綫躬

的，仍是郭松齡及其所指揮

三联軍改为京榆駐軍，由張學

事务仍多由郭松齡来主持办

理。

經過兩次戰爭，郭松齡為張氏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威信也日益增高，便成為東北軍中代表張學良新生勢力的中堅，不免引起老一輩代表舊人物的嫉妒，雖由於張學良的信任无可奈何，但暗地里隱藏着新舊勢力之爭。

三、安徽督辦發表後郭松齡心懷不滿

第二次奉直戰奉軍取得了勝利，其勢力伸入到山東、安徽及滬、寧一帶。張作霖論功行賞，發表李景林為直隸軍務督辦，張宗昌為山東軍務督辦。李、張二人系奉軍的第二軍正副軍長，在第二次奉直戰時，由冷口攻入灤州，樹有戰功，在郭看來不認為賞過其分，但他覬覦地盤之心甚切。時安徽督辦尚未定人，郭便派其師部軍需處長張振鷺（時郭任第六師師長）以採購軍米為名三下江南，到蕪湖、安慶一帶，訪問地方軍政情形和人民生活狀況。他以為安徽雄踞長江，扼津浦路要衝，向為兵家所稱軍事重地，加以財政方面每年約有二千餘萬元收入，確實大可有為。當時督辦一席虛懸，暫由吳炳湘護理。郭遂薦彭振國為督署參謀長，調奉軍第二旅劉偉部駐皖北，該省原有王普一師駐皖南（彭、劉、王均系郭的陸大同學）。他以為布局既定，安徽督辦可以垂手而得，不料後來發表了姜登選，遂大失所望。並且姜到任後，又立即撤去彭振國的參謀長職務。與此同時，張作霖又發表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郭認為數年來衝鋒陷陣出生入死的將軍，反不如帷幄之內出謀劃策的一個參謀，賞罰不公，莫此為甚；忿恨之情，有加無已，乃不顧一切決心反奉。

四、灤州車站軍事會議一幕

一九二五年秋，孫傳芳以五省聯軍的兵力，擊潰了滬、寧等地的東北軍。楊宇霆狼狽逃回奉天，姜登選也受困於安徽。再加上馮玉祥窺伺天津蠢蠢欲動，奉軍占有的地盤日蹙百里。張作霖為挽回頹勢，維持殘局，遂調遣軍隊應援安徽。時郭松齡正在日本觀操，張作霖乃以急電召回布置軍事。並任張學良為鎮威軍第三方面軍軍團長；郭松齡為第十軍軍長，歸第三方面軍團統率。郭受命後先去天津布置一切。

迨張學良到天津，郭松齡即托病住在意國醫院。晤面時間甚少。未及旬日，張被電召回奉天，所有第三方面軍團事務照例由郭辦理。郭松齡乃將部隊和軍團部均行東撤，至於因何撤退官兵均不知曉。軍團部撤到灤州的次日（十一月二十日），在灤州車站一個停業已久的火柴公司樓上，召開了軍事會議。凡在灤州的官佐上校以上均行參加，約有百人。會場四周戒備極森嚴，十步一崗，五步一哨；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會場內的氣氛也十分緊張，武裝警衛人員，佩槍實彈，來回巡視。郭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韓淑秀出席。他發言時首先說：“自民十以來，兵連禍結，民生十分窮困，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今又無故興戎，吾輩軍人實在苦於再戰。”又說，“以前兩次戰爭（指一、二次奉直戰）傷亡官兵為數甚多，卹金一項迄未發下；如王興文、王盛椿的家屬屢屢向我詢問，我無言以對。軍需處可以宣布其情況。”我當時想到這次會議不同往昔，郭發言的意圖也令人不易索解，但仍須將實際情形加以解釋。我說：“團長王興文，營長王盛椿的卹金，因為數目較鉅，按規定應該分批辦

理，已于此次出发前发完。其余官兵有因籍隶外省（山东、河南、直隶者最多），道途遥远，具領手續一时办不齐全，尚有部分未能发放。”郭接着說：“这是我日前面陈張軍团长轉催始得領下的。在老将（指張作霖）面前专与我們作对的是楊宇霆。此人驕縱专横、长君之恶；妒賢忌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內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們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們；打出地盘楊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現在他們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們为他們收复地盘，为他們卖命 我是不干的。我已拿定主意，此后絕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們从事开垦，效赵充国的屯田，岂不远胜于鬭墙的战争嗎？現在拟好两个方案，写在两張紙上，請大家选择签名，何去何从各随己願：（1）移兵开垦不参加国内战争；（2）战争到底，武力統一。这时会场十分紧张，也分外肃静，面面相覷，无一人发言。旋由出席的赵恩臻、齐恩銘、裴春生、高維嶽四位軍长首先签名，其余官佐也都随着签在第一紙上。签名后，郭說：“我这样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問題；倘不幸失敗，我惟有一死而已。”夫人韓淑秀即应声說：“軍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下以手帕拭泪。出席官佐均默然无言。郭繼續說：“福堂大哥（赵恩臻号）、振东大哥（裴春生号）、佐臣大哥（齐恩銘号）、子欽大哥（高維嶽号），你們跟老将多年，对老将是十分忠实的，决不应该背叛他；我也不忍心强拉你們造反。你們四位可暂时休息一下，待我成功之后，絕对請出帮忙，到那时候乐意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說完宣布这四位軍长退席，派宋九齡旅长把他們送到天津，并要我开具五千元支票，交宋旅长作为他們的路費。

我遂退出会场，乘馬回軍需处（距会场五、六华里），开了支票，归来已经是黑夜时分。碰見邹作华，我問他：“是否散会？”邹面帶不悅之色，回答：“已經散会。”我又問，“會議决定了什么？”他告訴我有关人事变动的情况，即邹作华为总参謀长（因郭对邹向不信任，故将其炮兵司令撤掉），饒汉祥为秘书长（原任秘书长李少白調充駐北京代表）；軍衡处改为政务处，派林长民为处长（是預备当奉天省长的）；添設外交处，派王正廷为处长，王未到任前由殷汝耕、齐世英負責；賈席珍为軍法处长；其余各处仍旧。又发表刘鎮东、刘偉、范溥江、霽云（原均为旅长）、魏益三（原参謀长）为軍长。以高紀毅的十九旅为挺进军，抽調該旅的楊德新营长为急先鋒，率兵一营，乘火車星夜馳赴沈阳捕捉楊宇霆等。发号施令仍用鎮威軍第三方面軍团长的名义（出关后，改用东北国民革命軍总司令部和国民革命軍第四軍的名义）。我将五千元支票交与宋旅长。事后得知赵、裴、齐、高四人到天津后即轉道回奉天，郭所送的支票并未支取。

五、郭松齡交办的几件事

灤州軍事會議后，郭松齡要我办几件事，我即往返于京津間，沒有随軍团部东下。这几件是：

（1）兌換边业銀行紙币。灤州會議的第二天，由北京开赴奉天的快車挂有鉄棚車一輛，系天津边业銀行赴奉天送賬款的包車，有押車宪兵两名，經理郭靜斋随車同行。車到灤州被郭的副官馬子扶查获，即报請郭松齡責令軍需处接收，以充軍餉。但車上仅有少数銀元和銀錠若干（数目記不清）可以使